

修大方廣佛華嚴

法界觀門論釋（一續）

日 慧

甲、辨不了義經者：

- 一、宣說道相的。
- 二、宣說厭背生死，欣樂涅槃的。
- 三、宣說種種文句差別的。
- 四、文句廣博，能令衆生心意踊躍的。
- 五、宣說有：我、有情、命者、養者、數取趣者、意生、摩訶婆、作者、受者，又說立有種種受蘊無有主宰的。

乙、辨了義經者：

- 一、宣說果相的。
- 二、宣說生死、涅槃，二無差別的。

三、宣說甚深難見難覺的。

四、宣說文句及心皆同灰燼的。

五、宣說空、無相、無願、無生、無起亦無出現，無有我，無有情……等，及以宣說三解脫門的。

由此可知，凡是教以離言絕相，直趣諸法實相所謂無相的教法，是為義說，義即了義。凡是善巧分別種種諸法及諸法實相道，用以適應衆生根機，迎合衆生心理的教法，都是文句的假立，不是了義。進而，凡是開示一理趣究竟一乘道的，就是了義經，隨順諸乘說究竟三乘道的，就是不了義經。如此，則開示中觀見的無相法輪，是了義的實教，開示唯識見的善辯法輪，是不了義的權教，應當可以客觀的肯定了。

大般若波羅密經，是一部宣說諸法實相的寶典，是佛的無相法輪，這是誰也不會否認的。聖龍樹的大智度論，是般若經的釋論，是直接解釋般若的權威，這也是誰也不否認的。而且，聖龍樹造大智度論時，唯識還沒有弘揚出來，自然沒有唯識的成見，更談不到是為破唯識而造，只是據理如實而論，這一點，也是用不著懷疑的。智論的緣起論，是說明佛說般若的因緣的，也是告訴我人佛說般若的目的——為什麼要說般若經的。然而，在這裏，可以得到許多極為精密的論點，對於了、不了義經的分辨，也頗能從這許多論點中得到更為深刻的認識，甚至全然豁開胸中茅塞。茲將這些論點，舉例出來，比較說之如下：

一、論中說：「諸佛有二種說法：一者，觀人心隨可度（而說），二者，觀諸法相（而說）。今佛欲說諸法實相，故說般若波羅密經。」前面說過，佛的善辯法輪，是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」說的，如是，顯然是屬於「觀人心隨可度」而說的權宜教法。若此般若波羅密無相法輪，則正是為發趣大乘的正所化機直說諸法實相。所謂「空則是相，無相、無作相，無生滅相，無行之相，常不生如性相，寂滅相等」。如是教法，寧非正是可作依趣的廣義之教？

二、論中又說有兩種說法：「一者諍處，二者不諍處。諍處餘經中已說，今欲說無諍處，故說般若波羅密經」。此外，還說

：「有相，無相；有物，無物；有依，無依；有對，無對；有上，無上；世界，非世界……如是等二種法門亦如是」。且又設問：「佛大慈悲心，但應說無諍法，何以說諍法」？論中對此分作三層來答覆：

第一、因為「無諍法，皆是無相、常寂滅」，所以「不可說」。

第二、佛說「布施等及無常、苦、空等諸法」，本來就都是「寂滅無戲論」的。「利根者，知佛意，不起諍。鈍根者，不知佛意，取相著心起諍，故名諍」。

第三、何以今說般若波羅密是無諍處？謂「般若波羅密，諸法畢竟空，故無諍處。若畢竟空可得可諍者，不名畢竟空。畢竟空，有、無二事皆滅故。是故般若波羅密無諍處」。

由此三層，將可對佛的法輪相，窺出一個概貌。

基於第一層，說「無諍法皆是無相，常寂滅，不可說」的甚深隱密相；則凡是顯了分別因緣、性相，分別煩惱使，施設解脫道，分別生死，施設涅槃，以如是等種種可得相方便說一切諸法，其為可諍，就不言而喻了。

第二層，說明佛雖以方便力說種種法，然未嘗以二相說——惟以不二相說一切法^⑮。故說佛說「布施……等諸法，皆為寂滅無戲論」。何故為「寂滅無戲論」？蓋謂：隨順世間布施、持戒……等，施設出世間等布施、持戒……隨順因緣相，宣說無常、苦、空……等，此等但因假名而說為二，然世即出世，因緣即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……其實不二。利根知佛意，但捨諸見，分別法，故不起諍。鈍根則否，由貪著心，捨此取彼，如捨世間，見有出世間，捨常、我等見，取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見，如是分別於法，故起諍。是諍由自取，非法所起。雖然，要亦由此等諸法，係佛隨象生意樂、志力所作的堪能對治，有對故有可諍之處，故說是諍法。若般若波羅密畢竟空，則無可得而諍。

第三層，明般若波羅密畢竟空故無諍。謂畢竟空中，有、無二事皆滅，謂一切諸法，不論是世、出世法，有為、無為法，乃至諍、無諍法，入般若波羅密中，都畢竟空無所有不可得，離言

絕相，如是，就無有可諍之處，故名無諍處。無諍處，縱令一切世人與之諍，般若波羅密亦不諍，因為諍處不可得，沒有因緣可以起諍。不比餘法，說空，起有空諍，此般若波羅密，空亦空，所謂空空，即此空空之語亦不受：說無常、無我……等亦如是。所以，沒有起諍因緣。譬如太虛空，任與之諍，太虛空實不受諍，反之，却令諍者成爲空諍，還同虛空。又如大海水，雖納眾流，止是一味，縱令妄想入以眾流去分別其味，別流入已，都失原味，反與大海成一味水。又，餘法隨順世間，施設假名言說，分別有、無；般若波羅密，不假方便，惟教遠離一切假名言說，遠離世間一切分別臆想。離言說分別，則無諍處。故般若波羅密無諍處。有諍處，則有了、不了義好說好諍，若根本無諍處，還有什麼好說好諍？自然就是畢竟了義。

理趣如此，說善辯唯識法輪是不了義經，無相中觀法輪是了義經，就應該是——不是本位主義的主觀論。

三、謂「餘經中多以三種門說諸法」，如「善門、不善門、無記門」。摩訶般若經爲說「非善門、非不善門、非無記門」。諸餘「學法、無學法、非學非無學法，見諦斷法、思維斷法、無斷法，可見有對、不可見有對、不可見無對，上、中、下法，小、大、無量法」等三法門亦如是。唯識正是以如是等三種法門說一切法的。

四、餘經中都隨順聲聞法說四念處，觀內身三十六物以除欲貪病，如是乃至觀外身，內外身。般若以異法門說四念處，如「菩薩觀內身，於身不生覺觀，不得身，以無可得故」，如是觀分身，內分身及餘三念處，乃至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四諦……種種之四法門亦爾。而唯識正是隨順聲聞法說觀身不淨……等修四念處以及諸餘四法的。

五、餘經中佛說五象無常，苦、空、無我相，般若在以異門說五象。如：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色是常行，不行般若波羅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常行，不行般若波羅密；色無常行，不行般若波羅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行，不行般若波羅密。」如五象，五道等種種的五法亦如是。而唯識正是說五象……等無常、苦、

空、無我的。

復次，據智論釋四悉檀義，唯識隨順三乘根機，施設種種對治，當是對治悉檀，非第一義悉檀。若第一義悉檀，則「一切語言道斷，心行處滅，徧無所依，不示諸法，無初無中無後，不盡不壞」。如論中舉摩訶衍偈言：

語言盡竟，心行亦訖，不生不滅，法如涅槃；
說諸行處，名世界法；說不行處，名第一義。

一切實一切非實，及一切實亦非實，

一切非實非不實，是名諸法之實相。⑯

要像這樣的一法不立，纔是第一義悉檀，第一義悉檀，是不說諸法的有無性的，亦不得說有所證，有所得的。此中道理，思益經中，有一段思益梵天對佛問⑰，說得極好！佛問梵天：

「於汝意云何？我所說法，若有爲，若無爲，是法爲實，爲虛妄耶？」

「是法虛妄非實。」梵天答。

「於汝意云何？若法虛妄非實，是法爲有爲無？」

「世尊，若法虛妄，是法不應說有，不應說無。」

「於汝意云何？若法非有非無，是法有得者否？」

「無有得者。」

「梵天，如來坐道場時，惟得虛妄顛倒所起煩惱畢竟空性，以無所得故得，以無所知故知，所以者何？我所得法，不可見，不可聞，不可覺，不可識，不可取，不可著，不可說，不可難，出過一切法相……此法如是猶如虛空。」

由此可知，第一義諸法實相，決定非實有法，如果是實有法，則應可見、聞、覺、識，應可取、著、說、難，如果有如是等事，即是有爲虛誑之法，非第一義諸法實相。第一義諸法實相，如經言，必無如是等事；由無如是等事，故知無實，無實故空，空故無相。菩薩修行般若波羅密，住此無相中，無相且無，徧無所依，還有什麼須要對治？還說什麼對治悉檀？

將此種種比較，衡之以「依義」、「依了義經」的尺度，善辯法輪是不了義，無相法輪是眞了義，不是非常明顯足信無疑嗎？

再者，就是從所謂的「究竟三乘道」和「究竟一乘道」的意義看，也頗能顯示出一種誰是了義、誰不了義的道理來。

一乘、三乘的究竟與方便，中觀見與唯識見的看法是不同的。中觀學者依法華經等，說一乘是究竟，三乘是方便。唯識學者依解深密經等，說三乘是究竟，一乘是方便。二者所見，正好相反。於是，誰是究竟，誰是方便，就成了教界一向爭論不下的問題了。雖然，我人若試從法輪相上觀察，似也不難了解問題的焦點所在，而窺知其究竟了。

前面說過，佛爲大乘正機，說中觀見無相法輪，爲發趣一切乘者，說唯識見善辯法輪。前者，旨在盪滌一切有見，顯諸法實相是眞實眞空；後者，在順應根機，善巧分別安立諸法的有無、無相。二者，雖都談空，但是，由於所站的立場不同，其所取的角度，所顯的見地，就自然而然的各異其趣了。中觀從因緣的幻性觀察，說一切諸法，當體眞空，法卽法性，無二無別，是故空中無有少法可得，乃至不得菩提涅槃。因此不立一法，卽世諦因緣空，直指第一義實相空。那裏還有什麼究竟三乘？卽使究竟一乘，還是約無智亦無得說的，並不意味著有一個一乘法可得。這道理，月上女經有一段舍利弗尊者與月上女菩薩的論議，能充分地反映出來。經中長老舍利弗問月上女說：

「汝於今者行何乘也？爲行聲聞乘？爲行辟支佛乘？爲行大乘？」

「尊舍利弗，今既問我行何乘者，我今還問尊舍利弗，唯願如是隨意答我。如舍利弗所證法者，爲行聲聞乘？爲行辟支佛乘？爲行大乘？」月上女答。

「非也，月上。所以者何？然彼法者，無可分別，亦無言說，非別、非一、亦非衆多。」

「是故不應分別諸法，一相、異相、無別異相，於諸相中無有可住，故涅槃者，實無可滅。」

此亦思益經言：「正行中，無道、無果、無行、無得、無有得果差別。」及「無量法終不作有量」之意。而唯識見在取因緣的幻相，予以極善巧的安立了一切有爲法依他起實有；遂從而於依他

中的諸法實性——圓成實，相應安立爲實有，由於許依他、圓成爲勝義有，有可得，所以，纔能順應三乘根性，建立有可得之三乘道果，說究竟三乘。但以偏計執所顯的假名有的似義境爲實無，用破一分各境有之實執者，如深密經地波羅密多品佛告觀自在菩薩說：

「善男子，如我於彼聲聞乘中，宣說種種諸法自性，所謂五蘊，或內六處，或外六處，如是等類，於大乘中，即說彼法同一法界，同一理趣，故我不說乘差別性。」

以顯小乘與大乘爲一味法。而所言三乘差別者，但以衆生根機有別，並非法異。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會廣明此義。畧謂：

「……一切聲聞、獨覺、菩薩，皆共此一妙清淨道，皆同此一究竟清淨，更無第二。我依此故，密意說言，惟有一乘；非於一切有情界中，無有種種有情種性，或鈍根性，或中根性，或利根性有情差別。」

誠然，從衆生種性（根機）看，是有三乘差別的。即使說究竟一乘的經典，也不會否認它。月上女經尊者舍利弗問月上女說：

「汝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而彼佛刹當如之何？」

「尊舍利弗，我於當來佛刹之中，無有如是小行小智名字狹劣，猶如今日舍利弗者，我必當取如是佛刹。」

「汝既說言一切法界與如來體等無有異，今者所見云何勝負？」

「尊舍利弗，譬如大海與於牛跡，然彼二水等無有異。而彼牛跡不受無量無邊衆生如大海者……諸佛聲聞雖同法界，而諸聲聞不能爲於無量無邊諸衆生輩，作大利益如諸佛者……」

「如是，月上。佛與聲聞所得解脫豈不等也？」

「尊舍利弗，勿作是說，乃言諸佛與聲聞解脫同等！」

「如是之事，其相云何？」

「尊舍利弗……尊者證得心解脫時，頗能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地平如掌不？頗有樹木及以諸山悉各傾低向汝不？頗能除滅一切諸惡趣不？頗能悉除一切衆生煩惱不？頗有能得一切諸天頂禮不？……」

「我於如是一切諸事悉無有一。」

「尊舍利弗，菩薩在於菩提道場，能有如是勝妙諸事；後有無量無邊勝事。尊舍利弗，聲聞解脫，諸佛解脫，乃有如是勝負優劣差別之事。尊者云何作如是念？謂諸佛如來與彼聲聞解脫等也？」

觀此教示，當能令人正確體認，究竟一乘與究竟三乘，正是分別以理與事爲法義基礎而建立的。佛法整體，不外理、事之二，攝事入理，則實相平等，真空不二，故說一乘究竟，三乘方便；攝理入事，則因緣差別，幻有非一，故說三乘究竟，一乘方便。同此道理，說理，則以不思議畢竟空爲了義；說事，則以顯了善辯諸法名相爲了義。中觀、唯識，立說雖異，而是理有必然，誰都不錯的。佛是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，豈能自語相違？

如是，在理成事。事顯理的法則下，理是究竟，事是表相，應無須懷疑。如是，從法全體看，當然實相真空是真實性，真實性是第一義，是第一義，當知就是了義；法相因緣是假名說，假名說是世俗諦，是世俗諦，當知就是不了義。故知：究竟一乘是畢竟了義教，究竟三乘不是畢竟了義教。如是，無相法輪和善辯法輪的了、不了義，在這一理趣上，尤屬顯而易見。

以上討論了大乘二法輪的了、不了義。現在，當討論華嚴經——看華嚴攝在那一法輪之中，從而了解其在此法輪中所佔的地位和所顯理趣，則其是否了義自迎刃而解。

如前所述密宗道次第論說：凡是「說一切諸法真實性空」及「究竟一乘」的大乘經典，都是中轉的無相法輪所攝。此外，論中又說：

「十萬頌廣般若波羅密多；及中之廣二萬五千頌之中一萬五千頌，中之畧般若萬頌；畧之廣八千頌，畧之畧聖攝頌等，正爲二轉（無相法輪）之經。其三摩地王經、金剛能斷經、佛方廣經、入楞伽經、大寶積經、華嚴經等，就所詮義與彼相順，亦是二轉經攝。」

照這樣說，了義的無相法輪，是以說諸法真實性空的般若波羅密爲正轉經的；華嚴經但是以「所詮義與彼（正轉經）相順」而

攝入其中。那末，如前說，華嚴經在此中的地位如何？乃至是否同爲了義經呢？關於這，此論「釋第二轉法輪之論」分，有如下之論議，由此可以求得解答。論言：

「（聖龍樹）中觀論，以無量正理度，顯一切諸法眞實真空性，未顯方便分……」

「月稱論師著入中論及釋論^⑱，以諸正理，廣明人、法二種無我，亦明方便分。」

聖龍樹中觀論，亦名般若燈論，是依般若理趣所造，如分別明論師的般若燈論釋說：

牟尼法王子，大智阿闍梨，

以般若妙理，開演此中論。^⑲

所以，它在中觀學系中，是被譽爲「正理聚」論的。但是，它惟顯正理分，「未顯方便分」。於此，我人回過頭來，看諸般若波羅密經，不都是不顯方便分，但顯眞空正理分的嗎！月稱論師的入中論，自己在釋論中開宗明義即說：「爲令悟入中觀論，故造入中論。」而造論的所依，則是華嚴經的菩薩十地品；依此以備顯摩訶衍的甚深與廣大。甚深，謂法性，是正理分；廣大，即功德，是方便分。前者特顯中觀見，是般若經所說；後者特顯一乘道，是華嚴經所說；至於爲彼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福、慧功德所莊嚴的妙嚴世主毘盧遮那如來，則是依見修行，於道究竟圓滿通達，所成就的無上聖果。由此可以見得，佛之福、慧兩足尊，由般若、華嚴而備顯；佛之悲、智雙運道，亦由華嚴、般若而具見。佛之演說般若，未嘗不是以無所得爲方便，令得華嚴之無邊功德海；佛之開顯華嚴，亦未嘗不是以廣大行作增上，令入般若之甚深法性空。般若猶如根本，華嚴猶如華果，必須合此二者——闕一則不可——纔是無相法輪的全體表現；同時，也纔是佛陀的大乘教法的全體表現。菩薩修行，若是捨離般若正觀，固然談不到有華嚴的花果，若是捨離華嚴道行，那就勢必退墮二乘，成爲趣寂聲聞了。

如上所述，華嚴經在無相法輪中所佔的地位和所顯的理趣，已有了非常明確的答案，其爲了義經，又何待煩言？何況法慧菩

薩於會中還明說華嚴是「究竟一乘道」呢！

有人說華嚴是說有的經典，有人說華嚴是眞常唯心法門，也有人說華嚴是汎神論。如果我人平心靜氣的去讀華嚴，也許不會被華嚴瞞了。嚴家初祖，杜順和尚，是我國第一個——甚至還是唯一的一個精通華嚴的人，他所撰此華嚴法界觀就是以般若正觀觀諸法眞空作基礎的。試看他的第一眞空觀門中的各門，未嘗有一句不是說的般若波羅密！第二、第三觀門，分別以無量正理和無量勝事，如函蓋相扣一般開演其理事無礙觀和周徧含容觀，亦未嘗不是以般若波羅密來貫穿它，通達它乃至圓滿它的。如果像入中論那樣，捨華嚴之名，般若法界觀，又有何不可？

再說，華嚴經是聖龍樹從龍宮取出而弘揚出來的^⑳；聖龍樹所宗的是般若中觀見；如果華嚴的見地和他不合，在那種重視宗見的印度學術背景下，他還能弘揚它嗎？他還能高舉無相法輪幢丕振其宗風嗎？聖龍樹是已獲得佛授記於極淨光世界成佛的聖者^㉑，月稱論師也是上方世界的補處菩薩^㉒，他們定能無倒解了經義；他們所宗的經典，一定是不與自宗相違的。

或以爲華嚴是唯識所依的六經之一，自當屬於善辯法輪，何以說是無相法輪所攝？誠然，無相法輪的經典，解釋善辯法輪的論，是可以引以爲依，取採無礙的。正如廣大虛空，能容受萬象，亦如浩瀚大海，能接納衆流。反之，善辯法輪經，就止能局限於作解釋善辯法輪論所依了。蓋理可遍在，而事是必有分限的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：

⑭ 大正三一〇・三〇三——三〇四。

⑮ 佛不以二相說法義，係採自思益經談論品。大正五六・四六。

⑯ 此四句全是否定義，與外道四句執文同而含義完全不同。

⑰ 大正五八六・三九。

⑱ 入中論，乃法尊法師由藏文譯漢。

⑲ 大正一五六六・一三五。

⑳ 聖龍樹龍宮取華嚴事，筆者以爲不必懷疑其理由容後另文討論之。

㉑ 見入中論六地分。

㉒ 見宗喀巴大師傳。